

楔子 上班被雷劈

轟隆隆……低頻的雷鳴猶如從地心竄起，搭配昏暗的天空以及滂沱雨勢，讓人覺得真是個不太妙的早晨。

至少，塞在車陣裡的單絲繪打從心底如此認為。

第一天上班啊……老天爺，今天是她第一份正職上工日，為什麼雷鳴閃電，狂風暴雨還遇到大塞車？

姻緣線銀行是近來在網路評價相當高的婚友社，是她夢寐以求的公司，她做了萬全準備只為了給老闆好印象，可是她現在卻卡在車陣裡。

她緊盯著車窗外，眼看著公車朝站牌龜速的接近後，待車門一開，她壓根不管雨勢多大，連雨傘都沒時間打開，直接竄入騎樓，全速朝公司大樓奔跑。

公司就在幾公尺前了！

她有點喘，但是絲毫沒打算減慢速度，就在她準備奔入大樓時，一個男人站在玻璃門前迫使她減速，正打算要繞過男人，她聽見有人問道——

「單絲繪？」

這話教她狠踩了煞車，側眼看向男人……她很難形容這瞬間的感受，一言以蔽之，簡直像是被雷打中。

轟！雷聲在耳邊爆開，眼前一片銀白亮光，教她張不開眼，腦袋跟著一片空白，意識逐漸模糊。

呃……這感覺好陌生，她不會是被雷打中了吧。

不是啊……她很久沒發誓了捏！

第一章 姑娘不矜持

「然後呢？你們知道怎麼著了？」

茶肆大堂裡高朋滿座，男男女女一雙雙眼睛直盯著站在中間的俊秀說書人孟央先生，豈料他卻是慢條斯理地喝著茶，吊足了眾人的胃口。

「你倒是趕緊說呀。」

有一人出聲，便有第二人出聲，霎時大堂裡鬧哄哄的。

孟央擱下茶碗，這才不疾不徐地道：「玉帝知情後，立即分開這對有情人，抹了狐仙的記憶，把天女打進地府，將狐仙貶入人間，你們可知道，後來他們都成了什麼？」

茶肆裡的客官們壓根不想猜，鼓譟著要他趕緊解謎。

孟央擺了擺手，待大夥都安靜了，才淡淡地道：「一個成了地府的孟婆，一個則成了月老。」

「這……這什麼道理？」

這答案眾人不買帳，疊聲問著，孟央依舊一派輕鬆，沒將眾人的追問當回事，呷了口茶潤潤喉，捋了捋壓根不存在的鬍鬚才又繼續道：「一個為情所困，以淚釀成孟婆湯，一碗下肚忘卻前塵事；一個尋情覓愛，風流執掌姻緣簿，一條紅線牽起千千緣……還債啊。」

眾人恍然大悟，紛紛感嘆唏噓，覺得上天拆散有情人卻做這般安排，真是諷刺。

就在大夥以為故事已完結時，孟央又道：「你們可知道，後來孟婆也被貶進人間？」

「這又是為什麼了？」

「因為她不肯忘，所以上天就讓她入輪迴，一次又一次地讓她遺忘，一次又一次地讓她與狐仙相逢，可惜縱使相逢亦不識。」

「後來呢？」眾人不禁急問，完全陷入故事裡。

「後來呀……」

「無趣。」

孟央刻意拖長的尾音被一把清朗嗓音打斷，瞬間滿室的目光全都朝聲音來源看去，這不看不打緊，一看不得了，清朗嗓音的主人有副過分勾人的好皮相。

面白如玉，上挑的桃花眼尾處有抹天然的淡紅，襯托得那雙眼勾魂攝魄得緊，一身玄色繡如意雲紋的長袍外搭了件銀狐裘，通身慵懶又華貴的氣質教人看直了眼，其中以茶肆裡聽說書的女子為最。

月下灝對於自己被萬眾矚目，壓根不以為意，畢竟他清楚自己長什麼模樣，得人青睞是再正常不過的事，在京城裡，被姑娘家的荷包絹花丟得無路可走本是家常便飯，所以移汛睢州後，為免舊事重演，他一直待在西大營。

然而時間一久，他就受不住了。

他這人天生拘不住，不讓他到外頭感受蓬勃朝氣、鼎沸人聲，日子就難過。

挑了今日出門，原本是想到城裡聽些不同於京城的人文風情，刻意挑了登樓茶肆，心想這兒有說書人，該是能說些睢州一帶的奇人異事，豈料聽到的卻是這般索然無味的故事。

就不能說點活人的事嗎？如此繁華之地只聊些死物，未免太過無趣。

「走吧。」

他乏味地丟下這話，無視眾人眼光，逕自往大門走，兩名隨從擋了銀兩立刻跟上。

二月，睢州正是春寒料峭，冷風刮骨，晌午過後的大街上人潮不多，一個個都縮著頸項，腳步不停，無人駐足欣賞河岸邊的青青垂柳。

月下灝瞥了眼，連乘船賞景的興致都沒有，只因這裡的一切之於他而言都太過無趣，一無熟識到教他能把酒言歡的人，二無熱鬧絢爛的美景，處處蕭索……為什麼偏挑這時節叫他幹活？再晚個兩個月至少景致好些。

「主子，咱們要上哪？」隨從之一的墨條湊向前問著。

月下灝眉眼不動，從懷裡取出摺扇，毫不留情地將墨條的臉推遠，「走開，傷眼。」

墨條一雙細長的眼抽了兩下，嘀咕道：「我都伺候你多久了，怎麼主子還不習慣？」

太狠，真真是太狠了！他到底哪裡傷眼？他好歹也長得端正，雖然眼睛小了點，但他看得遠，半點毛病都沒有！

月下灝連賞他個眼神都沒有，「這不是時間的問題。」是臉的問題——他人好，不忍心說出癥結所在。

另一名隨從丹繩不等墨條暴跳起來，直接把他推到一旁，提醒道：「主子，時候差不多了，也該回西大營了。」

「不要。」月下灝想也沒想地道，趣聞沒聽到，酒也沒喝到，茶水也不怎麼樣，

別想要他現在就回營。

「主子，移汛時本就不該任意出營。」丹繩沉著臉道。

月下澀涼涼睜了眼，「你是主子，還我是主子？」

「主子，話不是這麼說，京城時局正亂，朝臣皆以為你是太子黨一員，如今太子黨糟心事一樁又一樁，要是有心人借題發揮，恐怕就會將主子拉下馬，何必呢？」太子黨近來遭逢大清算，只因一樁十二年前的滅門之案牽扯出許多弊端，為保住太子位，太子自斷臂膀，清除了手下幾名大員。

如今朝堂上風聲鶴唳，只要跟太子沾上邊的，八皇子一派便緊盯著，隨意弄個欲加之罪也不是不可能。

「我又不是太子黨。」月下澀沒好氣地道，他只不過是當個太子伴讀，不小心跟太子走得比較近，這並不代表他會全力支持太子登基。

「主子說不是，可你兩天前才收到太子差人送來的急信，說你和太子沒交情往來誰信？西大營裡好幾雙眼盯著，主子好歹也收斂點。」丹繩說到最後都忍不住唾棄自己，他也不想像個老媽子叨唸，可偏偏他家主子就是個性情散漫的，萬事不上心。

說到這事，月下澀無奈嘆了口氣。

信是急信，可真沒寫什麼軍情機密來著，只是要他撥個空替太子尋找表妹……

「我這不就是為了尋太子表妹才特地上街的嗎？」他道。

嗯，這藉口不錯，至少可以讓他少吃一天沙。

西大營就在西郊外，說有多荒涼就有多荒涼，寒風一吹漫天飛沙，只要在營裡操演一日，回都司衙門都能從身上刮下一層沙，他受夠了。

「主子不是燒了信，說當沒這回事？」丹繩涼聲問。

「……我的意思是要當沒這回事很低調地找人。」他嘴硬道。

太子表妹是嬌滴滴的長平侯府嫡女李若瑤，女子失蹤，事關清白，自然不可能大張旗鼓去尋，要愈低調愈少人知曉愈好，所以太子特地來信囑咐，託他這個最能幹最會辦事的京衛指揮使，他可以理解。

但是，怎麼連張畫像都不給？上次見面都多久以前，他哪裡還記得李若瑤長什麼樣子！

而且沒畫像就罷，失蹤的始末原由也不提，一點線索都沒有，只說去莊子玩，直到一個月後才發現人不見了，而後派人追查卻查無半點線索，既無線索又怎能確定人在睢州？人又到底是怎麼從京城失蹤到睢州的……他明白，事關姑娘家清白不好多說什麼，可是什麼都不說，到底要他怎麼找？這不是整人嗎？

所以，他就乾脆當做沒這回事。

不能怪他冷漠，畢竟李若瑤失去音訊至今已經近兩個月，這還有什麼好找的？

只掛了個閒職的長平侯性情好從不與人結怨，家裡人口簡單，沒有半個侍妾興風作浪，連要與人結仇的機會都沒有，所以可排除是長平侯的敵人出手陷害；再者，一個侯府嫡女就算再刁蠻任性，有東宮為倚仗，誰會去動她？若是真有膽大包天的人綁走她，也該跟侯府討要好處，實際上卻也無人上門討贖金，因此他幾乎可

以篤定事情就這麼簡單——有了門不當戶不對的心上人，與人私奔了。

「怎麼找？」丹繩再問，不能敲鑼打鼓逢人便問，亦無畫像讓底下人暗地查找……到底要怎麼找？難不成真要派出暗衛回京暗地裡細查？這事不難，但得問值不值當。

「這事講究緣分，急不得。」月下漭煞有其事地道。

雖說他不記得李若瑤長什麼模樣，但關於她刁蠻任性的事跡還是略有耳聞，太子也不怎麼喜歡她來著，就算他真的沒尋到人，想必太子也不會怪罪，尤其他近來自個兒事也挺多，應該沒放太多心思撲在尋人上頭。

所以，當個由頭上街是行的，真要他尋人？不幹。

丹繩眼角抽了兩下，主子完全把他說的話當屁。

「主子自個兒想清楚要站在哪一隊，再想想這人到底尋不尋。」太子佔嫡，可八皇子素有賢名，如今太子落了下風，八皇子那一派不窮追猛打，八皇子哪有機會一搏大位？

依他所見，在睢州吹風吃沙日子不好過，但能不被捲入兩派人馬的奪位大戰，又何嘗不是好事？所以，這當頭別惹事，那便是最好的抉擇。

「站什麼站，我就不能坐著嗎？」月下漭沒好氣地道。

丹繩深深吸了口氣，再道：「既然主子無意尋人，咱們回營吧。」

「誰說我無意尋人？沒瞧見我正用眼珠子尋著？」多忙呀，他的眼。

丹繩暗暗地翻了個白眼，正要再開口時，卻聽他道——

「欸，有熟人呢，咱們去瞧瞧。」

話落，他風一般的遠颺而去，速度快得丹繩連阻止都不能，站在原地，惡狠狠地瞪著躲在一旁企圖把自己變不見的墨條，嘴動了動，最終什麼都沒說，跟上月下漭。

「幹麼瞪我？」待人都走遠了，墨條才委屈巴巴地嘟噥著，他都不吭聲了還有錯？教人怎麼活。

「那個……公子買包子嗎？」單絲繪揚著笑，卻是邊問邊後退。

「小爺還想買點別的。」男人一身深絳色鑲狐毛大氅，通身富貴氣派，可惜體態不佳，白白糟蹋了衣裳，再加上臉上毫不遮掩的猥瑣笑意，教人避之唯恐不及。

「……公子，我只賣包子。」單絲繪笑得臉都快僵了。

風很大，天很冷，她只剩下最後一顆包子，她只想趕緊賣完趕緊回家，可誰知道竟來了個登徒子。

她承認魂穿之後擁有的這張臉確實美，可是她除了額上有傷痕，還順便在右臉頰上畫了個黑色圓形大胎記，其他客人看了一眼就不想看第二眼，怎麼這個人卻像沒看到？

「妳只賣包子？賣包子太辛苦了，要不跟小爺回家，小爺保妳一世榮華富貴。」男人的眼眨也不眨地直盯著她那張嫵媚又帶清靈的笑靨。

單絲繪這下子真的笑不出來了，聽這人說話的口吻如此放肆，可以想見他不是頭一回幹這種事，別說現在這個時辰街上沒什麼人，哪怕街上擠滿人，他想幹麼，還是會幹麼吧。

平常她包子不會賣到這麼晚，不過是湊巧今天多做了些，拖延了時辰，這便遇事了，偏偏她還不知道要怎麼逃。

這男人身後跟著好幾個人，看似他的隨從，她再能跑也跑不過這幾個人。

怎麼辦呀……單絲繪邊忖度邊往後退，直到她的後頸被什麼輕觸著，嚇得她轉過身——視線對上背後那人的一瞬間，哪怕長空一碧如洗，她也彷彿聽見轟隆隆的雷聲，眼角像是竄過銀亮銀亮的閃電，硬生生將她的魂魄定在原地。

「哎呀，這不是知府大人的公子？」月下灤笑瞇眼問著猥瑣的男人，同時目光朝陳少爺身後的隨從望去，見其中一人偷偷走遠，他便以負在身後的左手打了個暗號，隨侍在後的丹繩立即領命跟上。

陳熙一見到月下灤，哪裡還有半點無禮模樣，忙朝他作揖，「見過世子，世子今兒個是要上哪？要不我來作陪？」

月下灤笑意不達眸底，噙著一股不與人親近的疏離淡漠，「方才聽說陳少爺想買什麼？」

一邊說著話，他一邊察覺臉上頗刺，順著視線望去，對上單絲繪毫不扭捏的目光和滿臉令人不解的激動喜悅。

嗯……他向來受人喜愛，承受過人世間最張狂最熾熱的注視，可那些熾熱和張狂卻遠不及眼前這一位，她那眼珠子簡直是發光又著火了。

雖然聽說睢州民風較為開放，但直到現在才算是開了眼界，真的是半點姑娘家的矜持都沒有，彷彿下一刻就撲上他也不讓人意外。

是說，他沒打算救她，他只是看到熟人打個招呼而已，不用拿企圖以身相許的目光挾持他，到底知不知道羞恥二字怎麼寫？

陳熙聽他這麼一說，訕訕笑道：「不就是跟她買個包子。」

父親說過了，這位從京城來的京衛指揮使非常人，絕不能在他面前犯一星半點的錯。他是鎮安侯世子，是錦衣衛都督的拜把兄弟，更是太子的好哥兒們，亦是皇上面前的紅人，有如此強悍的背景，別說睢州一帶，就算放在京城亦無人能與之匹敵。

父親身為知府，一直盼著挪回京裡，自然想多結識些京城官員，尤其是像月下灤這種身有要職到哪都吃得開的勳貴子弟，他這做兒子的要是扯後腿怕是會被家法教訓。

「我正好也想吃包子，她這籃子裡好像只剩一個，不知道陳少爺能否割愛？」他噙著笑，哪怕笑得不真實都能讓人感受到風光明媚。

陳熙自然不會跟他搶包子，況且他想買的根本就不是包子，當下陪著笑說：「說什麼割愛，不過是一顆包子罷了。」話落，他又順水推舟問：「還是世子賞個臉，由我作東，咱們到酒樓吃點心，還是去瓦舍看場戲？」

要是能趁此時與月下灤拉近關係，想必父親也會高看他一些。

「不了，時候不早，該走了。」

陳熙滿臉惋惜，正想再勸說，月下灘卻又說話了。

「我聽陳知府說你正在準備今年的秋闈，可千萬別讓陳知府失望了。」

一聽到唸書，陳熙整個人都蔫了，可對方話都說到這個分上了，他沒理由繼續在街上閒晃，於是趕忙告辭。

待人走遠，月下灘沒好氣地垂眼，瞅著直到現在還盯著他看的單絲繪。

「姑娘，看夠了沒？」

經他這麼一說，單絲繪才猛地回神，但是她半點難為情都沒有，完全不覺得自己的注視很失禮，他像極了那個在公司大樓門口叫住她的男人。

就因為那個男人叫住她，她被雷打中失去意識，待她清醒後人就在睢州，她沒有半點原主的記憶，而且她什麼都不會，莫名其妙地穿到這個世界，就算她再怎麼努力地活，還是覺得和這裡格格不入，只想回家。

而今她遇到酷似他的人，也許就是回家的關鍵，她怎能放過？

「那個……不好意思，請問你認識我嗎？」磨蹭了半晌，她終於開口，問出口的話聽起來很滑稽，但她也不知道還能怎麼問。

兩人確實長得很像，但是裝扮完全不同，她也只能姑且問問了。

被她這麼一問，月下灘挑高了單邊的眉，本來客套的笑容竟多了幾絲興味。

想接近他的姑娘家不少，搭訕的話他也聽過百百種，但會這麼問的她應該是第一個。

「我覺得，也許妳該問我是不是見過妳。」這種問法比較好攀談，他好心地糾正她。

單絲繪瞬間雙眼放光，向前一步問得又急又快，「所以你見過我？」

月下灘呵了聲，笑容可掬地道：「沒有。」

「……沒有？」她呆了下。

「是。」他笑答後，難得有耐心地等著她進一步地攀談，聊聊曾經在哪見過他，又是如何對他傾心。

然而，沒有。

小姑娘像是瞬間蔫了的花兒，沮喪和失望像層黑幕罩著她嬌俏的臉龐。

她這個反應出乎月下灘的意料，彷彿她真不是與他攀關係，純粹將他錯認為其他人……可是他長得這般俊、這般獨一無二，天下豈可能有另一張相似的臉？

單絲繪難過地垂著臉，好一會才又鼓起勇氣，想再確認一回，卻驀然想起她現在這張臉又不是她原本的臉，她問這話不是白問了嗎？

更何況，她穿來了，不代表人家也是穿來的，瞧瞧，人家這姿態如此怡然自得，剛剛那個男子還稱他世子，這不就意味著人家是這裡土生土長的？

她真的是蠢到天理不容的傻瓜！

要說剛剛的希望有多巨大，她現在的失望就有多深沉，像瞬間被抽掉了力氣，她頹喪得只想癱在地上什麼都不管。

可是不行，地上很冷，她會生病，到時候又要花錢，很快就會吃土。

所以不管怎樣，她必須繼續努力下去，否則哪天她發現能回家，卻已經病入膏肓，那不是嘔死了？

對，沒關係，天無絕人之路，她終究能找到回家的路。

月下瀟雙眼眨也不眨地盯著小姑娘的神色變化，彷彿從深淵爬出，彷彿扯掉了失意的黑幕，嬌顏上的粲笑猶如衝破烏雲的萬丈陽光，毫不保留地往他身上投射而來。

他微微怔住，心微微躁動著。

單絲繪這時從籃子裡取出一顆包子，恭敬地遞到他面前，帶著幾分靦腆笑意道：

「公子，多謝你剛剛幫了我，可我沒有什麼能報答的，唯有將這顆包子送給你。」

月下瀟直瞅著她的笑臉，覺得她壓根不扭捏不矜持，卻格外吸引人。

「公子？」單絲繪見他遲遲不肯接過手，看了眼手中的包子，解釋道：「這包子賣相不好，但其實是好吃的。」

她已經盡己所能地做包子了，可是她好不容易攢夠的錢能買的材料就那些，做出來不好看，但至少能吃。

月下瀟的目光從她高舉的雙手緩緩落在包子上，再看向她一身打補丁的粗布衣裳，最終落在那張嬌中帶媚的臉蛋，心裡有種違和感。

可還不等他細想，有個大嗓門吼了起來——

「妳是不是單家丫頭？」

單絲繪嚇了跳，回頭一看，忙將包子硬塞到月下瀟手中，行了禮後便快步往後走去，甜滋滋地開口說：「兩位姊姊找我？」

月下瀟聞言，濃眉挑得更高了，姊姊？那兩位大娘叫聲嬤嬤都不為過，她竟能違背良心喊姊姊……厲害，他自詡見人說人話，見鬼說鬼話都尚未能做到這種地步。他邊忖著，邊打量著，只見兩位嬤嬤本來氣勢洶洶來意不善，但是她一開口喊了姊姊，那把怒氣約莫消弭了一半，後來又不知道說了什麼，竟把兩位嬤嬤哄笑了，三個人親如姊妹地朝街的另一頭走去。

她……挺了得的，只可惜沒機會跟她說，她臉上的胎記掉色了，記得下次畫濃一點。

垂眼看著手中的包子，想著剛剛在茶肆裡什麼也沒吃，他索性咬了口，嚼了兩下，冠玉般的面容微變，再湊近一聞，一雙桃花眼難以置信地瞪著手中的包子。

「主子，有毒？」墨條見他神色有異，忙向前低問著。

「……你才有毒。」半晌，他才嗓音微啞地道。

墨條垮了臉，要不要差這麼多？他和丹繩是孿生子，他偏就嫌棄他！算了，他就不跟他計較了，能說話欺負他，那就代表包子沒有毒，所以主子會露出這種表情必定是——

「如果很難吃的話，就丟了吧。」看那賣相，不管價格多低廉、不管他餓了多久，他都不會想吃。

「不……美味極了。」月下瀟忍不住再嘗了口，這是他懷念已久的滋味，他怎麼也沒想過居然會在這一世、在睢州遇見她。

「真的？」

「流水落花春去也，天上人間。」

「……嘆？」主子何時這般好文采，吃個包子也要吟詩了？他對不上啊。

月下灝將最後一口包子塞進嘴裡，看向已不見人影的對街，閉了閉眼，幾不可察地嘆了口氣，「走吧，回去吃沙。」

墨條一臉懵樣，不懂主子的心思何以轉變得如此快，才剛吃完包子就想吃沙……這胃口真教人摸不透。

睢州城沿著睢河劃分為東西兩市，東市沿岸是銷金窩，勾欄瓦舍與青樓比鄰接連，入夜後更是燈燦如畫，處處車水馬龍，繁華不輸京城。

「指揮使大人，這邊請，知府大人已在二樓雅間等候多時。」

月下灝才剛下馬車，已有人來到面前，長揖後往萬香樓裡比了個請的動作。

月下灝懶懶瞧他一眼，噙著笑意道：「真是難為同知大人在這兒吹冷風等候。」

「大人說哪的話，能在這兒等候大人是下官榮幸。」連同知年近五十，一張老臉幾乎笑成一朵花。

月下灝下意識地轉開臉，不想傷眼，隨即便踏進萬香樓裡。

大堂之中，各色鶯燕正使出渾身解數招呼客官，花香酒香混成一團靡靡氣味，喧鬧的吆喝交談聲，教他的腳步更快。

「我還以為主子是不怎麼想來的，想不到卻走得這般急。」跟在身後的墨條忍不住道：「是開竅了嗎？」

丹繩來不及回答他，便聽月下灝嗓音裏著笑意道——

「不，是你腦袋快開竅了。」

墨條到底是哪隻眼睛瞧見他迫不及待？這小子腦袋不好，連鼻子耳朵都壞了？聞聞這滿屋子什麼氣味，要不是想趕緊辦好差事，打死他也不來。

墨條聞言，以眼神詢問丹繩主子是什麼意思，丹繩直接賞他個大白眼。

沒救了，說再多都是白搭。

月下灝也懶得睬他，加快步伐上了二樓，一開門就是讓他眉頭一皺的薰香味，教他二話不說地走到窗邊，開了窗，直接往窗台上坐。

雖說夜風有點涼，可鼻子好受多了。

「大人，近日乍暖還寒，開窗的話……」知府陳遠臉上的笑意僵住，心想月下灝向來笑臉迎人，就是個好相與的，怎麼今兒個連聲招呼都不打，直接往窗台那頭坐下？

「我熱。」月下灝笑道，瞥見一屋子的女子打量著他，彷彿自己成了這群野獸的盤中飧，又道：「陳知府，我有要緊事與你相談，這些閒雜人等……」

陳遠一聽就明白，立即讓姑娘們先離開，關上了門。

脂粉味道總算散了些，月下灝吁了口氣，不忘取出摺扇再搗個幾下，狀似漫不經心地道：「昨兒個在路上遇見令公子，對個賣包子的姑娘說不想買包子又纏著人

家不放，你想這事……」

「下官回去必定嚴懲那混小子。」陳遠咬牙切齒地道，跟臭小子說多少回了，好歹月下澆在睢州這段時間裡安分些，他偏不……這混小子是想害他降職丟官不成？依照月下澆的身分，隨便拿一條欺男霸女的罪狀都能讓他這個睢州知府吃不完兜著走，最可惡的是，兒子竟沒跟他提這事。

「不礙事，往後別再犯便是。」月下澆勾起嘴角，更是俊美得驚心動魄，笑容可掬得教人能卸下所有心防。

陳遠鬆口氣。

月下澆卻又道：「可是……高林這人就算不上小事了。」

陳遠一臉懵地看著俊美如仙的他，腦袋轉了好幾圈，怎麼也想不起高林是哪一號人物，又是為何提起這個人。

月下澆瞧他似乎真不知道高林，笑了笑又道：「高林倒也算不上什麼人物，只是高家與已故的六皇子有姻親關係。」

經他這麼一提，陳遠一拍掌總算想起來了，「我想起來了，只是不明白大人怎麼突然提起這人？」

高家一門武將，是已故的六皇子一派的，而高林是高家的二公子，當初六皇子發動宮變時，高林是府前軍的指揮同知，開了承天門協助六皇子，可惜那晚五皇子也同時發動宮變，結果連宮門都還沒踏入，就已經被太子領軍鎮壓。

秋後算帳時高家遭降罪，流放的流放，斬殺的斬殺，唯有隔了幾房的高求領著千總兼僉事職，依舊待在睢州西大營並未獲罪。

至於高林此人，朝廷怎麼也搜不到，有人說他可能死在宮變中了，但既然未見屍體，便還有活著的可能。

「嗯……因為昨兒個我瞧見高林跟在令公子身後，像是令公子的護衛，而他瞧見我後，偷偷摸摸地溜走了。」

陳遠聞言臉都綠了，窩藏謀逆大罪之人依律同罪啊！

他慌忙解釋，「大人明察啊，高林的死活連下官都不甚清楚，更遑論我那個混帳兒子？下官一家子真不知道那人怎麼會成了犬子的護衛！大人何不去找高求，也許他才是最清楚此事的人。」

月下澆以扇柄輕敲左手，笑意依舊迷人，走過陳遠身旁時，點了點他的肩，「查查吧，陳知府，令公子的護衛是打哪來的，你說你這個當爹的不知道，我信，別人也不信啊。」

陳遠通體冰涼，渾身打顫。

月下澆不多看陳遠一眼，一出門就打算快步離開，避開五味雜陳的大堂，然而就在欲下樓時，耳尖地聽到一句話——

「大爺，我不是這裡的姑娘，我真的不是……」

那可憐兮兮帶著哀求的嗓音教他硬是停住腳步，循著聲音來源望去——還真是有緣哪。